



蓦然回首



难忘往事

“偷”吃马料

今夜没有月亮

文 / 贺彦豪

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我在广阔的天地耕耘了两年。我想，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事情。

1969年1月28日，我满怀豪情奔赴德化山区插队落户。这一天，外婆、母亲、父亲和弟弟、妹妹一家人都到体育场为我送行。胸戴大红花，拎着简单的行囊，这就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的情景。那年我才17岁，站在一队上山下乡知青的行列，就像一棵小树显得格外孱弱，父亲在身边一直嘱咐我到了山区别忘记给家里来信；而母亲却一言不发，一边紧拉着我的手，一边用手绢悄悄地擦去眼角的泪花……望着母亲忧伤的眼神，我只能默默地地点头，继而抬头把崭新的军帽正了正。我至今仍忘不了那个全市万人欢送知青上山下乡隆重的场面：40多辆汽车满载着一千多名知识青年从泉州市体育场出发，古城的上空，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车子沿着市区中山路慢慢前行，街路两边挤满了夹道欢送的人群。透过车窗我才发现，街路其实并不宽阔，一道道车辙叠印着欢送的脚步，母亲伫立于中山路骑楼下，远远地望着我，不知怎地，我突然想哭。

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驶，车子走走停停，一路颠簸，夜幕降临时分，我们终于到达插队的村子。

天很黑，今夜没有月亮，头上的疏星，很疏远地一个个高悬在暗淡的山上，像梦一般。夜的山村显得十分寂静，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声，让人有一种山静谷宁空旷悠远的感觉。然而，“犬吠空山响，林深一径存”这种声音，却是城里不曾听见的村籁。

我们的到来打破了寂静的山村，尽管村里没有城里万人空巷夹道欢送的人群；也听不到响亮的鞭炮声、锣鼓声，但朴实的村民却擎着燃烧的松明在寒风中等待着。通往村里的山道没有灯，只有松明的火光照着蜿蜒的山道，这条山道最阔处也不到三尺，两边都是一层层梯田和密密麻麻的草丛。夜里走在山道，看不到前面的路，一旦不小心一滑脚，人会跌入层楼高的梯田。但是一走过这山道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已是一代贫下中农了。

来迎接的村民把我们十几个知青的行李挑走，在火光中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紧跟着他们身后生怕掉队，走夜路还怕鬼，心想：从今后就要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中生活，能不后悔吗？走过一个坡又一个坡，一会儿就气喘吁吁，背上早已一片湿漉漉的。

不容我多想，一座两层半灰瓦泥墙的古大厝就展现在我们面前，这就是知青点。在每一间接近20平方米的空间里挤满4张床铺和一个漏尿的马桶。我所憧憬的插队生活被这种拥挤的环境与漏尿的马桶“击毙”了。

走进知青宿舍的时候，我发现跟在身后的一只黑毛狗，它的个头不大，全身黑毛，一条又粗又短的尾巴，不停地摇摆着。两只眼睛特别有神，紧紧地盯着我们，在我们身旁转来转去，不知它是欢迎还是不喜欢我们呢？我很害怕狗，送走了村民，回来的时候已经湿了一手心的汗。记得生产队长说过的一句话：咱村里的狗比人还要多。

许多年以后，我早就不怕狗了。但还记得有一次午夜时分，一个窃贼爬进生产队仓库偷东西，一下子惊动了邻近的狗，于是一阵又一阵狗吠声从不同方向传来，窃贼闻风仓惶逃跑，这是狗的一份功劳。所以我至今还觉得没有月亮的夜晚，没有了狗吠声，山村的生活一定会变得异常冷清和寂寞了许多。

翌日，当我一觉醒来，太阳已爬上山头，推门而出，一眼就望见那只黑毛狗就蹲在我们知青宿舍门口，它抬头“汪汪”叫了两声，似乎在告诉我：昨夜平安无事。

后来，我家养的一只叫“大黄”的狗，成了我忠实的朋友。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从1969年下乡黑龙江马场至返沪，屈指一算在北大荒待了十个年头。往事如烟如烟，但知青“偷”吃马料的情景一直是相聚时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下乡最初几年，除了想家，知青最受不了的是肚子唱“空城计”。那年头伙食供应每餐几乎雷同：几个馒头或窝窝头，配上漂几滴油花的包心菜汤或土豆汤。有好事者编顺口溜形容：早上喝汤迎朝阳，中午喝汤懒洋洋，晚上喝汤泪汪汪！一天三顿“猴子敲锣，汤！汤！汤！”，从松花江一直喝到牡丹江……

当时，虽说知青每人每月定粮有50多斤，且还有女知青慷慨接济，但正值长身体，劳动量大，肚中油水又少，一到半夜很多知青会饿醒。于是，饥肠辘辘，前胸紧贴后背的男知青纷纷从被窝里钻出来，睡眼懵懂地拿起睡前洗过脚的铝盆，刷也不刷就倒上上海带来的大米，再切上几片咸肉一煮……不管三七

二十一拿起勺子，你一口我一勺地狼吞虎咽起来。感觉真是爽到扎根——天底下最美的美食非咸肉饭莫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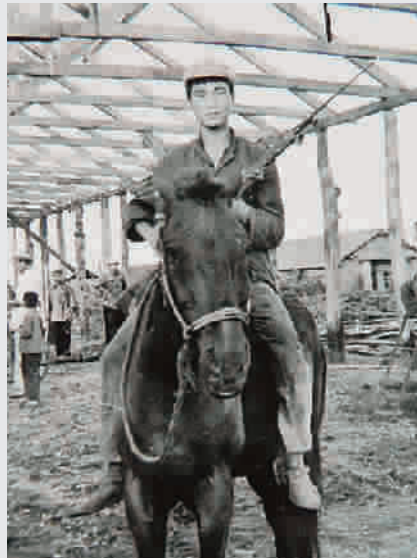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从上海返回马场又能带多少大米和咸肉呢？用不了十天半月就“弹尽粮绝”了。幸亏我们几个上海知青已从农田班调到马厩当了“弼马温”。说来算是好差事，劳动强度比下大田轻松，个人时间支配灵活，同时还意思不到的“福利”待遇。

马不食夜草不肥。十来个“弼马温”分白班和夜班，两班人“六进六出”。白班好过点，累了一天，晚餐后在热乎乎的大炕上“嘎嘎山湖”很快能倒头入睡，只要不饿醒或许还一夜好梦呢。上夜班就辛苦了，晚上六点接班后须先给上百匹马喂几遍草料，然后休息到23时再开始喂马直至天亮。难熬的就是下半夜，看到眼前那么多马匹低头在槽里咔嚓、咔嚓，稀里哗啦地咀嚼得欢，“弼马温”们的肚子立马唱起“空城计”。

难忍之下终于“逼”出了吃“螃蟹”的勇士，有知青发现一种榨得很干的喂马的豆饼可以吃，如放在火上略烤一下，简直可以与压缩饼干媲美。一经发现并品尝后，喜得大家恨不得给发现者颁发诺贝尔充饥奖。近“槽”得饼。从此只要一感到饥饿来袭，我们就趁马匹咀嚼之际一人抓一把豆饼在草堆里来个“葛优躺”，津津有味分享豆饼时还你一言我一语地自我调侃，有说：这应该算是“偷”的范畴；有辩驳称：这也是更好地为了革命事业。但大家都感觉心安理得，因为马料库里堆着几十麻袋，在上百匹马口中分食这点豆饼太微不足道了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几个“弼马温”日后都长得身高马大，工作干劲特充沛，引得男知青羡慕、女知青青睐，还年年被评为马场的先进工作者呢。不言而喻，“弼马温”之职的“福利”——“偷”吃马料功不可没。

夏宁身



1970年4月9日，我下乡去了黑龙江的瑷琿县的农村。图一为我在上海原彭浦火车站出发时，母亲送我到车站时的合影。

当年8月，从小就想当兵的我成为了当地一位民兵。由于我所在的生产队距前苏联仅一江之隔。在当时的形势下，所有的民兵都配有步枪或者机枪等武器。图二为我骑马持枪的民兵照。

陈援朝 提供



插兄插妹

老同学的微信群

前一阵，一位老同学告诉我，我们老同学建了个群，快加一下吧。

我们这些老同学，都是1967年、1968年两届的初中毕业生。当年下乡插队，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。后来，虽说先后回城，但也不在一个地方，就居住的省份就有好几个，且大家又都忙于工作和生活，不少同学相互间就没联系过。这一不经意，岁月之风带走了48年。

群里，老同学头像，一个个花白头发，红红面庞，清晰的眼角纹，不细问，不知谁是谁。

大家网名也有意思。老顽童、快乐奶奶、幸福生活等等。看着照片、念着网名，虽说对岁月流失之快略有伤感，但见大家都健康开心，又感欣慰。

新的老同学入群是个热闹时分。每当一位老同学入群，拽他人群的同学介绍后，大家都向他表示欢迎，他也一一回应。一晚上就像开欢迎会。

老同学喜欢晒照片。若是哪位老同学外出旅游，他每到一地，就把当天拍的照片发到群里。大家不停点赞，与他们一起分享旅游的快乐。

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的老同学有时会一起聚聚。每次聚会，都会把聚会照片发到群里。大家看着老同学最新照片，别提多开心了。大家一个个地问，这是谁？那是谁？当听说谁是谁时又感慨了。真是他呀，哪敢认呢？

有的老同学会发一些他们珍藏了几十年的，在学校或在农村的照片，这些照片也会勾起大家对学生时代和下乡生活的回忆。还有有心的老同学会把这些照片，编辑成音乐相册，发到群里，让大家慢慢欣赏。

有时，有的老同学也会“斗斗嘴”，颇有味道。老同学中不少生肖属兔。一天，有同学说，我们是一窝兔子。这一说不要紧，有同学开始“斗嘴”了，说，一窝是贬意，应讲是一群；又有同学说，不存在贬意，说一窝更显亲切。

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经历过“文革”，但大家很少说起。少时一起上学，后又一起下乡插队，如今，我们都老了。很幸运，我们能在网上一起快乐地聊生活。

王正新



人生驿站

红糖生姜茶

六十年代末，我来到浦东东北蔡镇下西浜大队接受再教育。生产队没有知青屋，我暂住在钟三度老大家。老太年过花甲，脸上爬满皱纹，是个饱经沧桑的孤寡老人。

一次春耕时节，天下着毛毛细雨，我在稻田里弯腰驼背插秧，浑身全被淋湿，身子不停地发抖，牙齿“喀喀”作响。我想到社员们回到家，有亲人和热汤热饭在等待着他们，而我却一无所有。没想到先回家的钟老太，已烧好开水，催着我赶紧用热水擦拭身子，换上干净衣服。她还端来热腾腾的红糖生姜茶，外加一只水溼蛋，要我吃下去。她平时舍不得吃蛋，总是积存起来和蔬菜一起拿到镇上去卖，换些零用钱。我接过她手中的碗，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。

弹指一挥间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，钟老太早已不在人间，但我永远会铭记她那淳朴厚道的模样，更忘不了使我动情的那碗红糖生姜茶。

袁和